



本土文本

订婚记

（小说）

□惠石



五

尽管盘根的杀鬼招婿一事口风收得很紧，但还是蛛丝马迹走漏了出去。事后也有人说是那个前来提过亲的伪保长报的信，但无法求证。就在小秀和黑狗出走的第五天夜里，七八个鬼子兵悄悄摸上门来，欲抓黑狗。其中一人的左耳处用白纱布包裹，此人正是糟蹋小秀、被黑狗灌了“大汤馄饨”的“蚌壳”脸。原来那夜岗亭里的另一个小鬼子未追上黑狗，便用手电筒寻找同伙下落，竟发现“蚌壳”脸像死猪一般浮于水面，遂拼死拼活将他拖到岸上。“死猪”头在下，脚在上，倒躺在河坡上，再被同伙猛踩胀足了气的肚子。不消多时，只见“蚌壳”脸大嘴一张，一股浑水喷泻而出，死猪竟“哇”地一声活了过来。只是一只耳朵被割，疼痛得鬼哭狼嚎，捂着一手鲜血惨叫不停。岗哨被袭，哨兵差点险遭丧命，岂是小事。驻茅家镇的日军头目听到报告，认为作案者并不像新四军使用的手段，怀疑是民间匪类对皇军的不满所为。便吩咐各路奸细，分头打探，最后锁定老港村黑狗为作案疑凶，故乘夜前来盘根家捉拿凶手。

正好盘根欲出门去港口有事，竟在门口与小鬼子撞了个照面。盘根一看眼前架势，心中已知来者不善，故作镇静，迎面走过。但小鬼子也不是傻子，见迎面这人从盘根家中走出，料定就是黑狗，举枪拦住。盘根见势不妙，突然起脚，拔腿便跑，绕过前面一处屋角，又穿过一片树林，直扑港口。小鬼子料逃跑的这人定是黑狗无疑，便调转身子，一篷风追了过来。一路放枪吆喝，一路紧追至港口。眼看着就要追上，盘根不知哪来的神力，直奔几步，一纵身跳上一条正在拔锚出港的沙船。小鬼子迟后几步，未得登船。只得朝船上“呼呼”放枪，眼看着沙船渐行渐远，只能无可奈何干瞪眼。

再说盘根家中，小秀正在睡梦中，被门内嘈杂声惊醒。她慌乱中起身从

窗洞里朝外窥看，借着依稀月色，见是一群小鬼子在阻拦父亲，不禁捏了一把冷汗。待人群走远，小秀感到自己待在家中也不安全，可能小鬼子还要来家中搜人。于是，悄悄起来，爬到门前的老杨树上，一面观察港口方向的动静，一面躲于树荫之中避险。门前的这棵老杨树又高又大，小秀少说也爬过数十回了。小时候，小秀把老杨树当作了望台，经常爬到树梢，望港口的动静，看着父亲从船上沿跳板走下来，小秀便从杨树上直落下来，蹦跳着去港口迎接她爹。果然被小秀料中，小鬼子没抓到逃跑的“黑狗”，便返回盘根家中搜索，发现屋中空无一人，暴跳如雷，但也只能悻悻然打道回府。小秀躲在树上，借着月色，目睹左边捂着白纱布的那个小鬼子，准是仇人“蚌壳”脸。怎么没死？小秀将拳头捏得“咯咯”响，但只能恨在心中，此时只能屏住呼吸，不能有一丝儿动静出来。

六

盘根躲过一劫，那天搭乘出港船只走出江南，虽只有十数天，但总觉得日如年，因为他不知家中小女安危。又隔十天，盘根终于熬不住心中担忧，想女心切，又乘便船返回家中。那天夜里，他怕再遭小鬼子算计，先绕到屋后察听屋内动静。屋内竟有低声说话声音，再一细听，竟是小女婿黑狗和女儿小秀在里屋悄悄说话。便小声敲门喊：“小秀，小秀。”小秀一听门外有声音，侧耳细听，竟是父亲叫门，惊喜异常。她虚开门，让进父亲。一家三口劫后重逢，发现各自平安，甚感欣慰。原来黑狗新婚那夜，离家出走，一路往北，日伏夜行，又不敢明里打听，因此，始终未找到新四军茅理部队，带在身上的干粮倒是渐渐耗尽，加上黑狗想念小秀一日甚于一日，又担心小秀和丈人的安危。因此，黑狗又乘夜潜回家中，正巧与盘根前后脚到家。

当黑狗从小秀口中得知，那个被他割了一只耳朵的仇人死而复活，又前来报复抓人，恨得咬牙切齿。认为自己杀

鬼订婚半途而废，娘子到手，却仇人未灭，心中自感亏欠。盘根听小秀诉说后，也觉得未把小鬼子灭了，不足以平心头大恨，竟擂拳于桌上，长吁短叹。黑狗见状，拍着胸脯对丈人说：“爹你放心，我一定将这小鬼子的狗头提来见你。”盘根忙制止：“上次得手，纯属偶然，估计小鬼子已有防备，绝对不能草率行事。”

正说话间，村口传来“汪汪”几声狗吠。盘根吹灭灯火，悄声对小秀和黑狗说，说不定又来寻事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家出走。黑狗说：“我正要找他们算账呢，他们倒好，给我送上门来了。”自从黑狗上次夜袭大兴镇岗哨后，胆子明显大了几分。黑狗找出那把尖头腰刀，插在腰间，又找出一根硬木短棍。对盘根说：“爹，你带了小秀先去后面河湾边的草垛里躲一躲，你们只管不要动，我先去村口看看动静，有事没事，我会来找你们。”于是，父子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准备了一些离家的必备物品，打成了小包裹，便分成两路。盘根与小秀往河湾方向的草垛移动，黑狗往村口的道路摸查过去。

正是月黑风高，环境分外恐怖。黑狗走不多远，便听到有脚步声由远而近。黑狗忙躲闪于一旁的棉花田里暗中观察。不多一会，脚步声就到眼前了。黑狗定睛一看，见是两个便衣人物，手中握着盒子枪，鬼头鬼脑摸索向前。再细看，其中一人的脸左边捂着白纱布。黑狗心中暗想：莫不是仇人“蚌壳”脸？再经仔细辨认，发现准是“蚌壳”脸。黑狗先不草草惊蛇，等他前头走过，再尾随上前。原来，小鬼子上次前来抓人扑了空，这次生了鬼主意，不再像上次那样，大摇大摆来抓人，而是扮成当地平民模样，想来个出其不意，一举拿获。在他们的后面，还有一小队鬼子作为后援待命，等前面“蚌壳”脸他们得手后，以枪声为号，前来接应。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要被黑狗打破了。黑狗认定便衣中一人为“蚌壳”脸

我种过的花儿

（散文）

□孙同林

其实，我也种过花，梨花就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。我之所以喜爱梨花，一是因为它的白，那一句“忽如一夜春风吹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催生出一番动人的意境，古典凄美得惹人怜爱。尽管它只是比照梨花来形容白雪，歌颂雪的洁雅，但这不影响我对梨花的喜爱。二是因为它的实用。梨花开过之后，带给人一树梨子。我种的梨树不是好品种，结出的一种扁圆形的“苹果梨”，吃在嘴里口感有点粗糙，但水分很足，味道也不错，这么多就够了。冬天，我跟着父亲学为梨树修剪，整去树上的空枝，为来年花更多果更实埋下伏笔。因此，我家的梨树年年会开出一树雪白的花儿，秋天，它又带给我一树果实。

能与梨花在我心灵的花田中平分

秋色的还有菊花。

堂叔是我的邻居，他爱种菊花。堂叔的菊花有家菊，也有野生菊。野生菊是他从野地里搬回来，栽在哪里花就开在哪里。到了秋天，堂叔家的院子简直就是个花铺，黄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粉的，五颜六色，其中一盆绿色的菊花最是招人喜欢。我每回家，有事没事就到堂叔家去看看，看散布在庭院内外各处的菊花。院门开着，我就进去看，院门不开也不要紧，我就站在院墙外，堂叔家的院墙是空心的，并不影响我观赏。堂叔见我喜爱菊花，就送给我一盆，又从一株菊花的根上截下一块根来给我，我把它栽在院子里，于是，我也种起了菊花。

家中有菊，再小的院子也变得俊雅

去看萤火虫

（散文）

□展颜

右，所带来的光彩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萤火虫喜欢草木茂盛、阴暗潮湿的地方，而基地里种满了水杉树，氤氲的水汽为它们营造了适合生活的环境。来看萤火虫的游客很多，尤其是带着小孩的家庭。漫步在步行道上的游客们，也只能远远望着栅栏里闪亮的星星点点。间或，一只活泼的萤火虫飞出栅栏，在我身边的空中划出美丽的舞步。我情不自禁伸手去捉，老公立刻惊呼：“别捉，会折损它寿命的！”

当萤火虫飞近了我才看清楚，它长得很像一只小甲虫。萤火虫体内含有发光细胞，但会发光的通常只是雄性。发光是一种求偶行为，它们通过释放荧光来吸引异性。想到自然界有些动物求偶的方式甚至比人类还要浪漫，我不

禁莞尔。

我取出手机，想拍几张萤火虫的照片。基地服务人员提醒我们，拍照须关掉闪光灯。萤火虫虽然能发光却也害怕光，外在的光线会使之感觉自己的荧光再无优势。小小的萤火虫，是可爰且有性的。

由于独特而灵动的发光特质，萤火虫常常成为艺术作品中借以抒情的对象。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开篇，就提到过萤火虫：“有月的时候自不待言，无月的暗夜，也有群萤交飞。若是下场雨什么的，那就更有情味了。”她觉得，那样的夏夜很美。泰戈尔也在他的诗歌《萤火虫》的末尾如此写道：“在黝黑的夜空点燃自己，为远方的你送去一丝光明。那全部的幸福，都源自燃烧的我，暗夜

后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他不动声色，又从棉花田里钻到小鬼子的前边候着。待小鬼子近前，黑狗突然窜出，朝“蚌壳”脸当头一棒，“蚌壳”当场倒地，闷死过去。未及另一个鬼子转身，黑狗便又是搂头一棒，小鬼子当即倒地，前后不到十秒钟。黑狗又拔出腰刀，对着“蚌壳”脸的心窝又是“嗖嗖”两刀，竟未见一丝动静，估计是“蚌壳”脸吃了黑狗的一闷棍就已经一命呜呼了。黑狗也不迟疑，对着另一个鬼子，又是狠狠两刀，刀刀见血。然后，拎起两把盒子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拔腿就往河湾的草垛方向游蛇一般窜跑。眨眼之间，已不见踪影。

七

再说，前来接应的小鬼子，左等右等，不见枪声示号，遂摸索进来，正好碰上两具尸体挡路。小鬼子才发现这次又是偷鸡勿着反蚀了把米。一怒之下，一把火将盘根的三间房子烧为灰烬。盘根一家三口，在远处看到自家房子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自然万分痛惜。但一想到仇人已灭，大恨已除，心中自有另一层痛快。盘根与黑狗、小秀商议，老港已不是久留之地，为免遭不测横祸，还是走为上策。于是，先将盒子枪就地埋了，做好记号。完事后，黑狗带了小秀，仍往北朝桃源镇方向出走，心心念念投奔新四军茅理部队而去。而盘根又闪转到港口，搭上便船去了上海滩，凭一身力气找了份打杂的差使，以维持生计。自此父女分离，各奔东西，不通音讯。

家乡解放那年，盘根才回到老港村，重置房产，安家落户。皆大欢喜的是，当年找到了新四军茅理部队的小秀和黑狗，一直随部队转战于苏北通启海一带，直到全境解放，竟双双复员转业，荣归故里。小秀当上合作社社长，后来成了老港村妇联主任，黑狗当上了公社武装部长，盘根一家成了老港村响当当的光荣人家。而“杀鬼定婿”的故事，成为一段红色传奇，一直流传至今。（完）



江海新韵



另一些光集结而来

（组诗）

□贺青

◎制瓷者说
把少年、中年一并打碎研磨
再摔打成黏土
抟土成盘、壶、瓶、杯
以便盛下圆满月，放置玲珑心
以期折下风景、痛饮琼浆

也捏成儿时的自己
那时他们还未接受生活的拍打
站在命运的窗口，投身于滚
滚热浪

那些生命的刻痕
被称为折枝或缠花

后来，他们丰满敦厚或者端庄沉静
有的口舌生莲，或向命运折下腰身
多样的器形盛得下世间万物
这一生，游走于水火之间
依旧声如金石，灿若云霞

◎龙马湖偶书
荷叶依旧亭亭，看花的人已换了颜色
绿水之上，清圆簇集
风大时，我也随莲花摇曳起来
尘世间的幸福大抵如此
廿年前的友人依旧同游
月光下的白桥
连通两岸，也连接而立与不惑
最美的情谊不过是：
年少时颜色姣好
而今，在美颜镜头里相互取笑

◎茱萸落
秋日的山茱萸挂在绿檐下
红艳艳地燃烧着，照亮了一小片空间
我也曾试图点燃周身的静默
花开了是虚幻的
遮蔽风雨的檐角并不总是可靠
我的心血洒落于
生命之树的千枝万叶
我仰视的，正是我滴滴心血中的一粒
正是藉此
我才度过了这一个火热的季节

◎蟒河手记
一条河流
要暗藏多少浪花
才能把所有隐秘的心事妥帖安放

夜饮（外二首）
□南方寺

◎夜饮
半生浮沉，依稀梦远
举杯不为明月
谈笑无须风雅
夜色煮酒，心绪就沸腾了
所谓人生，那些起伏不定的
曲线交织的网
一直被定义，一直模糊

中年的酒百味相生
半生的匆忙与酒相慰
醉了自己，不负人间
经年的风霜是天赐的良药
让疏狂臣服，让一切郁结
学会与自己和解

天地转动悄然加快
万丈红尘是什么尘
千秋大业是什么业
谁的手方寸之间拿捏有度
谁的酒杯回响着支离破碎
谁的声音细语喃喃
谁的气势吞吐山河

谁在深夜摇晃着世界起舞
谁在放任情绪粗狂地抽泣
谁的意志试图抵抗命运的摆布
谁的灵魂被尼采的鞭子反复抽打

——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”

◎梧桐大道
穿越于你的那些行色匆匆不知所终
在季节里流浪的梧桐雨是你的心结
身在金陵，你的名字无处可寻
成为网红是意外，梧桐大道在虚拟的时空里穿梭的你是艺术与唯美的化身
你把微笑写进每一双相遇的眼睛

众乐乐如初春的嫩草一样发芽了
现实的冷与热遗落在灵隐寺路的两端

一座山峰
要收藏多少美景
才足以让所有的来者心生欣悦，流连不止
眼前的瀑布
如同一个人的心语
快乐时急急奔流，忧郁时浅浅漫过我的脚印
它们一旦流进了大河的腹中
就会被一一珍藏

◎集结号
一盏灯，破城而出
点燃城墙，然后是另一盏

……
那么多的灯连缀成夜空的樣子
在郭峪古堡
每一扇窗口都曾站立过一个身影

严阵以待
一个人，静静地仰望
那专注的目光里便生出万千星辰
一盏灯，久久地等待
总会有另一些光，集结而来

◎七佛山望月
癸卯年八月十六
抬头望月，山高月小
前一日，我自北往南去往城市边缘
它在漆黑的树影间跳跃，疾行
树顶如峰峦聚集
圆月如良友随行
它每一次跳跃都接近七佛山山顶
我长久地凝视它，我愿意融入它的明亮
比它更动人的是你发光的脸庞
原平的秋天，一定如一匹迷途人的丝绸

另一匹自然是月光下的滹沱河
她在遥远的地方静静地流淌
月光照耀着她，慷慨的月光呀
是一匹辽阔的丝绸
它覆盖着高平、原平以及宁波
你眼睛里的水光与滹沱河的水光、西塘河的水光
与丹河的水光是同一种
它们都有着丝绸般的清澈
此刻，登七佛如天涯
临丹水如过滹沱
我们同享一轮圆月
也共享月光之下的辽阔和悲悯

夜饮（外二首）

□南方寺

深秋的梧桐叶身姿婆娑
把深情与爱留给匆匆的路人
风起沙，那天然之声如奶
奶手巾里织布机的吟唱
把时光穿梭成朴实的希望
一位诗人的多情让年轮上流浪的风沙
挂满泪滴

◎飞鸟
这些鸟看起来一个样
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
在海上飞呀飞
它们是在寻找自己的影子吗

我看到的时间里它们都在飞
我担心它们过于疲劳突然掉下
与海水融为一体
我还忧虑它们若飞到对岸去
流离失所

对岸万物新奇
一眼望去那一段弧线
仿佛可以永恒
对岸会不会有人像我一样
为一只鸟写诗
为奔腾不息的激情发出
曖昧的感叹

——对岸，是彼此的对岸

你我皆过客，渤海湾的沙洲是它们的领地
那叭叽喳喳的幸福密码
在海风里悠扬
太阳是远房亲戚
忽远忽近
海的辽阔是根植心底的远，而飞翔
是一生的事业

海水狂野，我的双脚蠢蠢欲动
我如果一跃而起
会不会比它们飞得更高，更远？

——别问天空的颜色
我只痴迷于飞翔